

桐城县历史沿革略述

吕宣泽

桐城地处大江之北，淮河以南，大别山的东麓。是江淮左右的屏障，豫鄂往来的要冲，历史悠久，全国知名。但自古以来，自然地形的变迁，行政区划的更迭，名称的改易，历史沿革较为繁复。现就所见到的史料，参与旧闻，略作介绍：

首先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桐城疆域在上古是属于《禹贡》的扬州之域。清代舆地学家胡渭所著的《禹贡锥指》上说：扬州古有汪芒氏之封，春秋时可考者有：蓼、六、越、楚、吴、弦、雍、黄、舒、宗、巢、舒庸、舒鸠、英、桐、钟离、濮，凡十七国。其中的桐国，即桐城有史可稽之始。

商殷时期——《禹贡》上的徐州，本在济东地方，扬州则是自淮以南到海以东的地方。但在殷时，曾割淮南及江北地方为徐州。而以江南为扬州。桐国地居江北，所以在殷代属于徐州。

周的时期——桐国原于楚国。《春秋左传》记载，鲁定公二年，桐叛楚，晋代的杜预注释：“桐小国楚附庸也。今庐江有古桐国。”清代史学家顾栋高著的《春秋大事表》笺注说：“即安庆府桐城县。”其后吴国强，桐国又属于吴。在春秋末代，越强，桐国又属于越国。战国时候，楚国强大，桐国又属于楚国。

秦统一时期——秦分全国为四十六郡。桐国与群舒（舒、舒鸠、舒庸、舒蓼等国），均属九江郡。

两汉时期——桐地在汉属庐江郡。《汉书地理志》说：庐江郡领县十二：有龙舒，棕阳二县。此即桐地已分别置县。“龙舒”之由来，是东汉楚王英封舅子许昌为龙舒侯。其地为“龙舒侯国”。清姚鼐说：龙舒益得今怀宁县北桐城南地。……今怀宁、桐城之间，有

大、小龙山，意古之龙舒境乎？”后来的桐城东南乡，独广百八十里，乃古棕阳之境。

东汉时候，废棕阳县，地入舒，为舒县。清姚鼐曰：舒县地，本不至江。东汉废棕阳，地入舒，舒地遂及江矣。舒有桐乡，许宗寅说：“桐城县有四乡，北乡实为汉桐乡之地，即春秋之桐国也。考舒县即今舒城。（姚鼐曰：汉舒治在今舒城界内）。《汉书循吏传》朱邑庐江舒人，为舒桐乡啬夫，后官至大司农。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今桐城县西二十里石井铺，有朱大司农墓，其桐乡西境无疑。汉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一乡之地，益得百里。今北乡巡检所辖地，自北而南，实得七十余里。

三国时期——舒县初属于魏，后属于吴。隶于吴之庐江郡。吴魏交锋，常鏖战于挂车、峡石一带。挂车即今挂车山（属黄甲区）。峡石今之北峡关（属大关区）

两晋时期——西晋，舒县，属扬州的庐江郡。到晋怀帝永嘉五年被汉刘聪俘掳，七年（515年）被杀。东晋建立于江南，凭淮而守。石勒的后赵强大，于是江淮地区受到威胁。东晋成帝侨置豫州江淮之间，把扬州的淮南郡和庐江郡隶属于豫州。孝武帝（373——375年）又于庐江郡之南部置晋昌郡。《宋书地理志》云：安帝改晋昌郡为晋熙郡。宋、齐皆因其名，今之安庆也。（见姚鼐集）

南北朝时期——（1）刘宋、萧齐时候：舒县属庐江郡（可能是今桐城之北界。）又置阴安县属晋熙郡（可能是今桐城之南界。）

（2）萧梁、北齐时候，萧梁又改舒县为棕阳县，并为郡治，属于豫州。后又属晋州。北齐改属江州。

（3）周、陈时候：仍名棕阳县，属晋州晋熙郡。

隋统一时期——隋改棕阳县为同安县。隋文帝开皇初年（581

——600年)熙州(豫州改为熙州)。领五县：同安、怀宁、宿松、太湖、望江。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属同安郡，郡治设同安县。《太平寰宇》同安故城在县东郭外，隋大业九年(704年)筑。十三年(708年)被李子通攻陷。(李子通，唐沂州人，少贫，以渔猎为主，隋大业末(615年)在长白山依左相才起义。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年失败。)城废。

唐、五代时期——唐高祖武德四年(622年)改隋同安郡为舒州，领五县：怀宁、同安、望江、太湖、宿松。唐玄宗开元中(713——)移县治于山城，即隋同安县故址。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改同安郡为盛唐郡，改舒县为桐城县。桐城县得名自此始。肃宗乾元二年(760年)改盛唐郡为舒州。五代时属南唐。

两宋时期——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6年)撤消郡治，改安庆郡为舒州德庆军。南宋高宗十三年(1143年)改为安庆军。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改安庆军为安庆府属淮南西路。桐城属安庆府。

元、明时期——元代桐城隶属安庆路，辖于河南、江南、江南行省。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立安抚司。十四年(1277年)改安庆路总辖府属蕲黄宣慰司。二十三年(1287年)罢宣慰司直隶行省。领六县：怀宁、桐城、宿松、望江、太湖、潜山。

明代：桐城县属安徽省、安庆府。领县六：怀宁、桐城、太湖、宿松、望江、潜山。

清代——桐城县属安徽省、安庆府。领县六：怀宁、桐城、太湖、宿松、望江、潜山。

辛亥革命后((1912——1948年)桐城县属安徽省、安庆道，后属安徽省第一行政督察公署(公署先设太湖，后迁桐城)

领县七：太湖、怀宁、桐城、宿松、望江、岳西。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安徽全境，成立皖北、皖南行政公署，桐城县隶属于皖北行政公署、安庆行政专区。1952年皖北、皖南行政公署合并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桐城县属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庆行政专署。

解放后，皖北行政公署划桐城县东乡和南北乡相连地区为湖东县（菜子湖以东）后又改为枞阳县。桐城县占原有疆域的西、北、南地方。1979年又划桐城杨桥区归安庆市管辖而保留罗岭公社和罗塘公社的鲟鱼大队。以上是解放后疆域变迁的情况。

原桐城疆域，东界无为县，东南接贵池县，西界潜山县，南界怀宁县，北界舒城县。分县以后，现今东邻枞阳县，南邻安庆市、怀宁县，西邻潜山县，北邻舒城县。

桐城县治——是隋代同安县古址，旧有城垣、城门四：东曰宾阳，南曰阳和，西曰贞兑，北曰龙眠。门各有楼。历宗、元城经两次迁徙，宋末迁徙到枞阳，又迁池州李阳河。元代才归还旧治。故城倾圮。明代万历丙子（1576年）开始建造砖城，城周六里，西北负山，东南带河，城门六：东名东作门，东偏名向阳门，南名南薰门，西名西成门，西偏名宣民门，北名北拱门。门各有楼。城墙坚固雄伟，为江淮间各县城之冠。俗有“铁打桐城”之语。计地八百二十七丈，计雉堞一千六百七十有三。计用银二万一千二百两有奇。筹办十七年之久，起砧基十余处，由全县各户居民分担办理。砖面多嵌有姓名可稽。历明、清两代，城仍完善如故。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我国，首先攻占东北地区，遂及于东南各省，一九三八年春，日寇攻入桐城，五月城垣失守，居民逃亡，县治迁到唐家湾。三八年冬，日寇弃城退踞安庆。三九年春因日寇飞

机时来轰炸，省县当局遂决定拆除城墙，便利城中居民疏散，于是全县动员，人民聚集，半月之间，坚城夷为平地，城基即今之环城路。（距建城之时为三百六十二年。）而桐城县之得名今已一千二百二十八年。

☆

☆

☆

桐 城 两 次 沦 陷 纪 略

姚孟振

纪桐城沦陷的缘始

日军之南侵华中，时民国二十六年秋末，由上海水陆并进，于是陷南京破芜湖。一面由南京北犯津浦铁路，一面北窜巢合，西窥蕲鄂。当是时杨军长森率川路安庆，北辖桐庐，南护池太。李总司令宗仁率桂军进驻徐州。徐州者据陇海之脊背，扼津浦之咽喉，占中原之形胜，西与关中对峙，昔项羽建都彭城（即今徐州），实有鉴于此（项氏建都大计武进恽子居尝论之）。是从古视为重镇，而在今日尤为大河以南所倚为安危者也。迨台儿庄一战大捷（民二十七年春季），天下益想望风声，全仗徐州大战以为身家性命之关系，既而决战月余，当轴卒以飞机炮火之猛烈，兵士徒付牺牲。又加统筹全局，战略之所在，放弃徐州。于是长江大淮战事主要点遂分布于南北沿公路各州县，而敌益蜂屯蚁聚，电驰星散，而无所忌憚矣。

桐城西北倚舒霍诸山，崇山峻岭，蜿蜒数百里，挂车、峡石，地形险要。昔曹氏征吴，多由此二道，尤为南北七省之通衢要道，

当敌人踞芜湖，陆路进窥六安（时省会在此）而有合肥拒之，水路溯长江西上，而有安庆拒之，虽不易逞而可以积日进攻。唯安合港太汽车路横亘万山间，各路大军又沿公路分屯僻处，初意敌不至避易就难，避虚击实，可保无虞也。以故江淮人士避难者多率眷来居焉。徐州形势严重，战事重心又趋向合肥，合肥本安徽保安队驻守而不善应战，汉奸内应，合肥不守，桂军由六安奔救不及，乃相持于大蜀山，敌我争夺月余不支而退，敌遂由三河桃镇水陆并进，直捣舒城，城垣民宅敌机轰炸殆遍，城遂殒焉。乃渡七里河，沿南港、梅心驿而南，相持于沟儿口、山铺间，而直抵于峡石矣。

桐城为安庆首县，北之屏障，峡石尤为桐城北门之管钥。其山脉西及潜岳，东由洪涛山、马槽，盘旋至庐江之冶父，辗转回顾而南至大小四口（大四口即春秋之荒谷，《左传》桓公十三年，楚伐罗，莫敖缙于荒谷，群帅囚於冶父是也），峡石之关北抵山铺，南尽大关，两旁皆石岩陡峭，东由汤池^密黄柏岭，西由傅家冲^密^密岭，三路入桐城为险要，大有一夫当关之势，但得二三百兵扼守岩石间，居高临下，杂施炮石，飞机大炮皆失效用（按北峡石一名南峡戍，张辽救皖，闻城已破，筑垒于南峡戍，张辽自北而南名为南峡。今县治自南而北，遂名为北峡）。当是时川军驻大关，征调粮秣薪刍，囤聚山积，且调集民夫至万人，挨次拒战壕，南抵邑城郊外，方为久抗计，不谓一旦忽焉放弃，使日军由黄柏岭峡石二道并进，如入无人之境，桐之险要全失，时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十三日（庚辰五月十五日）。居民盲川军官兵沈酣于鸦片麻雀中，志不在抗敌，待退却时保护居民及难民出境尚足多者，或谓同时奉省军撤退令后方无可抵抗之价值，故敌自桃镇来，不及一星周抛弃如是之速耳。

桐城第一次沦陷的劫运

日军之入桐境也，志在沿公路达潜太，窥鄂境，与长江兵舰为声援，初无意于占城，以故汽车运日兵及军用品不过十数日，且每日由城垣通行不过午前午后三小时，过时则不见踪迹。是时县当局若派兵一二队驻扎西郊要隘，且西北依山，尤易隐蔽，敌去则禁乱兵入城抢掠，或惩办一二示儆，其保全者必多。敌来则相机拒，并破坏公路，阻其交通，则吾桐之西北绵亘约二百里不啻巍然若长城矣。县长潘慰农本桐籍，虽出身保定军校，尝参与军事，而胆量甚小，初膺民社又无政治经验，徇于上级长官不必守城，将公文一切撤退安全区之令，乃率自卫常备队，星夜仓皇入唐家湾。唐家湾者西北邻舒潜，离城山行六十余里，众山磅礴，别有天地。自后官绅眷属多猬集于此（或僦伏于叶家冲、郭家湾一带）。凡公私搬运，又多役民夫以供驱使，居然世外桃源，置县城于不顾，而县城绅商巨户损失糜烂不堪穷拮矣！

敌既不留城，城又无官警镇守，法纪纵弛，秩序紊乱，不法之徒，入城劫夺。见物即掠，若书籍字画，以及丝绸皮软等类，既无处出售，又不能济用，且恐贾祸，于是付诸一炬者有之，埋于园田山穴，任其霉烂者有之，即有掳获，各争分润亦不知落于谁人之手（书籍后有售，于杂货摊作包裹用者。余曾至县，余购花生米，即用金陵书局出版所汉书残叶包来之。为惋惜者再），零星片羽等于凤毛麟角，烟销麈灭，从无追寻。桐城自前清太平天国后至今六十余年，虽无高官大爵，军魁勋阀，仕宦绅商，故家大族，前代之所遗留，本身之所搜集，盖亦蔚然可观，非他县之所可比。并又恃川军驻守，风闻国军某某司令刻日前来救援，以故不肯搬乡，一入乡，恐遭匪劫，不知在城为安全。至是，至椽空，下及地窟，举金玉宝

器书籍字画碑贴，以及衣服食品一切竹木器物之类皆不翼而飞，扫数无遗，甚有埋藏硬币欲遗子孙而不可得者。或猝遇日兵辄遭枪杀，反被其捆缚而去。此诚吾桐之浩劫，惟有付诸一叹耳。

桐城第二次沦陷的劫运

日军初次入桐境也，既无意于占城，不过每日午前午后驾汽车沿公路或穿城而去，焚杀掠劫亦不多见。阳历七月上旬敌既远飏，若将安合公路彻底破坏，则由怀宁高河埠至舒城七里河约二百余里，敌亦不易飞渡，奈何当局概不加察。初次敌来甚速，所有汽车汽油各站既已资敌，敌去二十余日，主县事者乃以桐境无敌踪上闻，一切防御之方均不知有所部署，而桐城第二次劫运无从消弭矣。

敌二次由安庆入桐境通合肥，初仅一辆汽车闯至，继以二辆汽车皆逼近城垣而返，若摩垒致师者然，其意若窥我虚实，非敢冒然长驱深入，而无畏忌也。是时我县常备队兵附城驻扎，既不敢玩敌浪战以逢敌怒，敌来则相率入山以保实力。敌见公路尚完好又无兵抵抗，于是遂长驱直驶，扬飙若飞，招摇而过，由桐越舒直达合肥，联络一气，且节节驻防，凡车站桥梁无不留兵守护，敌之驻守西山求雨顶，仅常备队长刘吉夫，一日瞰敌人无多，乃率兵潜攻一次，虽有掠获，惜无继者，不得逞而退。是后敌遇有妨害者辄迁怒报复，加以各地歹徒趁火打劫，为虎作伥，益以肆行焚杀淫掠，凡沿公路五里内外，多被其蹂躏。

纪新四军抗敌事

敌之初次入桐也，新四军分驻舒之西沙埂、中桥河、卢镇关、

西汤池等地。仅第八团团长周骏鸣率领该团士卒来桐驻北乡鲁烘山、下坦冲、歧岭、小关一带游击。是时敌去来飘忽无常，该团又因兵单器窳，仅吕亭驿、烟墩岡狙击。一次毙日兵三名，马三匹，适以路径不熟，未得大逞，彼此各自退让而去。是时官权失驭，法纪荡然，游民土匪乘间窃出，招集党羽，各处啸聚，自立名目，派役敛费，鱼肉乡民。赖新四军拿办诛夷，始得安堵。若舒桐毗连，以及桐庐接壤之区，剿其巢穴，枭其渠魁，时有所闻。于是宵小敛迹，良懦保全。自后逃亡者遂渐回里，农得收获，商得营业，其功有不可没者。余于是年秋后避地舒之枫岭冲，乡老每为予言，公此时来吾地得以偷安，皆受新四军之厚赐。若当夏日，山峽匪众，凡难民来者，鲜有不被其劫夺。时公如来，吾等不敢招待，公亦危矣。余曰：君此处不有人民自卫队乎？则鞞蹇曰：若谈及人民自卫队，我等出费则有之，其他非所知矣。

敌第二次来桐，既驻兵沿公路各车站要地，于是汽车结队运输粮脯资、枪炮子弹及各军用品，往来不绝，且迫民领良民证为招抚计，而沿公路牲畜塘鱼听其猎取，且入山搜索子女，十五里以内无人敢问矣。新四军第八团由舒开至，依公路以西诸山驻扎。凡该军一至舒桐崇山峻岭交界处时，即假山民草帽芒鞋，褴褛衣服，化作山农状，^剿沿岭十余里即公路，相机迎击，其用兵善以少击众，以奇制胜，尝曰用兵之道，譬之经商，必计较本利之所在，若浪掷资本而不获利，非善经商者也。吾游击队亦何不如是，以故敌人一入桐即有戒心而称为“模糊子”（日军称我新四军为“模糊子”），每遇公路必举枪望西山而向，凡所驻军不及两月即撤退，兹择其最要者纪之于左。

一模嶺、敌第二次由安庆来桐肆无忌惮，初不意有人狙击也。

新四军由舒潜开来，碰是时有重要军人及榴重载汽车经过邑西棋盘岭，乃伏兵险要处隐蔽不见，汽车猝至，枪炮齐发，毁其车数辆，复登车挥刃杀数十人，俘军官四人，一日本人、一福建人及隶日籍者一意人、一德人，余多伤亡，掠其军装衣物无数。乃驱四人至舒，不肯行，杀一人仍不肯行，因雇夫舁之，一人身肥重，且以三人舁至西沙埂司令部讯之，言语不通，其一人粗解中文，给以纸墨以笔供，有曰吾皇军至中国，最悍者有一种神兵，不知其出没之所向，实皇军之劲敌耳。

一范家岡、新四军所带之兵有童年者，是时秋稻已熟，乃借牛数头，命诸童子军乔装作牧童状，在范家岡前公路旁故意作掷石子戏，敌汽车至，猝以手榴弹掷之，毁其车，伏兵出，抢其人，掠其物，是役也，一童子掷术未娴熟，弹发自伤亦可怜也。

一鲁王河、桐之汽车桥梁若挂车河、县塘南门河、鲁王河三河最阔，工程亦巨。敌兵驻守鲁王河之龙王庙，而以游兵分驻鲁王墩。日夜瞭望。鲁王墩者，相传三国时鲁肃所筑之营墩，高峙河口，有俯瞰大野，一目百里之势。新四军乘夜摸杀鲁王墩之守兵，而以奇袭控其营，一日，不知敌兵驻守龙王庙，误了平坦街胡氏瓦房，致敌逃而免，敌受创亦甚，遗下钢炮、军装等物极伙，自后该处遂绝敌踪矣。

一唐家铺、新四军先埋地雷于桐北之唐家铺公路，敌不及防，汽车碾至地雷发，人物皆毁，至今该车残骸尚存者。

一胡家铺之木桥河、敌人驻胡家铺之木桥河，勾结奸民，淫掠日甚。往往夜出营空而令奸民守之者，新四军突潜驻下坦冲之大高岭下胡家祠，先遣一支由大高岭直抵王家山棚。适日兵已到王家棚打劫，新四军先已埋伏，至是伏兵开火，日兵惊惶溃退。新四军又

以一支趁大高岭下之蜈蚣岭西下，直抵胡家铺张宅，直捣其营，守营者歼焉。日兵进退失据，乃取旁道窜入投子废寺内小学校，投子废寺新筑碉寨，高敞宏固，是日新四军若以枪炮轰其内，复守寨门格杀之，鲜有能脱者，乃营长某下令须一一生擒，俄三十里铺日兵来救，致余孽冒死冲出，乘间而去。是役也，新四军亦伤数人，闻营长某受伤昇过歧岭对人辄大呼曰：我误事，我误事，死有余恨矣！

一白沙岭、白沙岭公路两旁山陂隐蔽，岡陇起伏，北抵大关，南至三十里铺，长十余里。左右沿路植柳，且贯以电杆电线而通电话，敌整车来去，旁若无人，已非一日矣。新四军先于公路隈曲外伐柳拦截，且网以电线，而伏兵于三垦外之伏山山巅。汽车至不能前进，乃停车下取障碍物，伏兵枪发，敌即迎枪而至，新四军兵少力单不能敌，亦放弃而遁。是日天阴云漠，暴雨如注，附近居民有被其屠戮者。幸山深水涨，敌不能涉，民多幸免。事后调查敌死三人，其一遗弃田禾间，发见时尸已糜烂，仅辨其武装衣帽，人犹称快云。

又一次敌见新四军久去，一日驾汽车数辆满载日兵溯西北而上，适新四军星夜由舒越歧岭开至，伏于公路深谷间，及敌车隆隆然闯入，伏兵起，万弹齐发，若暴风急雨之骤至，敌卒不及备，相率下车，鬼嘶鬼叫，惊呼退却，转回三十里铺，整队前进。新四军已远颺矣。是役也，敌死无算。凡敌人伤亡必带至他所焚（骨）灰运回，以是伤亡人数，无从查检云。

纪乡民杀敌事

吾邑民居星散，乡民无团结力，民气孱弱，御侮无奋斗心。当

此空前国难，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敌一入境，往往甘为鱼肉，束手待毙，无可讳言。然华夷之界，种族之别，上下之分，深中于人心而不可泯灭，亦有不知不觉一触即发者。不特周之仓葛，楚之三户亡秦，明末之诸义士，以及近日东三省之义勇军，彰著于史乘者为足称道。即今日农村樵子，愚夫愚妇，有能杀敌御侮，不甘屈服者，皆华夏之正气，黄炎之血统。较之秦之暴虐，诸君，甘为汉奸，腆颜事仇。下至为乡导，为内应，为奸商资敌，何啻霄壤焉。今仅举余见闻所及者若杨成福、朱克武、金谋荣、朱来祥三数人记之，以见梗概云。

杨成福者，本农家子。居北乡之峡石（土名小关）。峡石者两面岸山陡峭，路如行车箱中。日军初次入桐，四散淫掠，往往一、二人役使数十人，杵屐失色，莫敢诘何。是时有一日军官至，貌狰狞甚，瞥见成福耘草田中，以手招成福，命荷其枪，成福不得已应之，行至狭途，成福故肘之，日军官回顾而怒目之，成福其意不善，遂抛弃其枪，搏而入水田中，以手挖其一目，一指误入口中，被其齿伤唇颊也。继又取田泥泥眯其一目，日军官双目失明，犹互相抱滚，一上一下，田伙熟视莫肯助力，迨均力竭身疲，成福始释手。日军官匍匐至松坡上，一手短刀作抵抗状，适新四军越山至，成福乃大声呼，前来枪杀之，取其刀枪、防毒面具、日记册子种种而去。乡民取其首以为纪念。事后新四军召民众演剧，犹取掠夺各物，表演成福杀敌，自是敌不敢单身孤行，蔑视乡民。成福英勇之所致也。闻成福事后病卧十数日始起，亦险矣哉！亦苦矣哉！

朱克武者住邑北乡吉冲岭，本退伍军人。日军第二次入境，驻大关扎营。日下乡，焚杀淫掠，无所不至。克武居恒郁郁，每欲奋身杀敌而未得其当。一日有三名日兵下乡，二日兵分散搜索妇女，

一日兵持枪瞭望。克武与其舅方某贸然来，猝遇之，日兵先举枪毙方，克武乃奋不顾身直前搏执之。继又以双手，一持其电刀，一持其枪柄，日本拳术，一扣腮，一擦阴，是其贯技。是时日兵刀枪失其作用，徬徨无措，乃以手直扣其腮，克武乃啮断其二指，已齿亦折二齿不恤也，继又扣其腮，又啮其指，日兵伤三指，犹不怯痛，复以一手擦其阴，幸俱滚入水田中。克武依田陇而卧，乃忍痛伸其一足直插其阴，日兵痛而释手他奔，克武欲拔枪枪机为泥所涂，及将泥洗净，日兵以远颺，枪发不能中，中其左肘，~~呼~~呼号而去。乡民以为克武肇此巨祸，远近四五里相率逃避。诃日兵回营，主者见其受伤，且又弃枪，以为必多行不法事，亦绑于河滩枪毙之。克武归后亦病卧十数日始起，投效县政府，先后任县长俱见录用。自是远近言杀敌者咸知有朱克武。

金谋荣者，邑北南湾金家老屋人。一日有一敌军官入民家行不轨事，洋洋然去。谋荣心衔之，以为敌仅一人何能侮弄吾民若是，于是与鲍士如、胡石三人聚谋曰，若再来我等必击之。越日，果有日兵四人，其一该敌军官至胡宅，高坐~~时~~时，语喃喃若有所索者。胡窥敌只有一人，殷勤招待，乃出不意夺其枪，复从背将双手搏之，敌军官手失作用而以双足顿跃如鼓机轮，然胡急呼力竭，须大家齐上，谋荣与鲍某趋前抱其足，双鼻至宅后小水~~石~~石中。胡石匠取铁锤击之。诃日军识水性，每击一次辄头入水中，旋即喷水浮面，如是者数次，且以双足击水水点蘸人，人几不能近。因以铁锤直锤其头部，又~~插~~插其阴，头破水红，僵卧不能起，因鼻之河旁沙滩中埋之。阅数小时，该军官仍从沙中挣扎起坐，殆打鱼诗所谓倔强泥沙有时立者，乡民闻而大骇，辗转数处，若送浮尸然，移之他所，掘泥沙深瘞之。是时也，敌兵驻三十里铺，查失一军官，大肆搜索。民村

数十家，枪杀多人，竟有绑至火内烧死，且绑缚刘医生三人活埋之，掠男女百余人羁于营中，以质之。复斫某姓竹园，人人持其一竿，遍叉河中，若叉鱼鳖，皆不能得。越日有日军官骑马至，见之，以为迁怒乡民，于理不合，命释之。于是一番大祸始寝息云。

朱来祥者邑南门河沿保人。是年五月十五日，川兵沿西大路退却，遗子弹四十箱于附城清涟巷河旁。来祥见之恐以资敌，乃取草掩盖之，间道报告县公署派兵取去。自后敌盘踞城中，去住无定，居民多与之近。一日敌一人放哨乡间，追索妇女，路经朱宅，渴甚，入门索饮，来祥与之昵，款待甚殷，敌亦颇恋恋不去，虽言语不通而意甚密洽也。来祥故执其枪玩弄至再，继乃一一下其子弹若习其技俩，然日兵方高踞心落，视来祥渺不介意也。来祥乘其不备，忽持菜刀直砍其背，日兵踉蹌出户倒地，复取枪柄乱击毙之，割其首献县公署。当敌既陷桐时，境内不见国军迹，敌视吾民固若釜鱼，肉，毫不加防范也。来祥身为匹夫，不能驱敌出境，乃以计毙一人以为快，兵不厌诈，来祥诚不愧国民哉。

纪乡妇杀敌事

吴熊氏住官庄三里街，适同里吴某，年三十岁，一日回母家。有两日兵猝然至，熊氏不及避，其两兄走匿灶后薪柴中。时已日暮，熊氏故意殷勤招待，割肉治酒，磨刀霍霍，使之不觉，两日兵既饱，夜深熟睡。熊氏潜呼两兄持锄相助，已持菜刀入于床前，拉其被，一以锄磕之，一以刀斫之。两日兵立毙。复将两尸移至他所，从容逸去。当日军入境，居民无论男女遇之者，无不魂魄散。熊氏乃心有成算，手刃寇仇亦较强矣哉。

纪乡妇殉难事

礼义廉耻诸学说，吾邑先正讲之甚详，流风余（韵），一般闺门妇女尤所嫫习。是年日军入境，罕闻有士大夫殉难者，惟妇女有猝不及避，往往舍生取义。迨盘踞两月有余，当日兵下乡淫掠，其不甘屈辱而以身殉者亦所在多有，今姑举其闻所及者汇记之，其有未及周知者，随时继查再行补录。

邑东门外胡氏女年十九，适大关保王联芳，中表亲也。日军至，先日远避他所，继闻敌退，欲回母家，伶俜行至胡家铺草鞋店，猝遇寇被逼，投塘水自尽。阅三日尸浮出，面目如生，六月十三日事。

姚淑卿邑绅安澜女，适同里胡季卿，季卿患病累年，淑卿侍汤药无间寒暑。是时七月间，季卿病故，淑卿经理丧事，日军至，不及远避。一日忽有敌兵至，意在强暴侮辱，淑卿投塘，水浅不能没，敌兵连发两枪毙之，年四十岁。

邑南门王学莱妻刘氏，学莱向在沪厨役，与一子年十二岁家居。桐初陷时，刘本避入山中，迨敌去复携子回家，不意敌于八月初旬复由省来桐，闭城为久留计，刘不得出，乃与其子缒城而走，子先出，刘与子遂相失，乃沿东门外大河寻子，敌兵放哨至，刘度不免，遂投河潭自尽，时年四十岁，八月十五日事。

乔王氏居演武亭乌石岡，八月十五日，日兵下乡，闻至宅旁，见王呼之至前，欲行无礼，王氏乘间逸出，投塘自尽，身怀孕数月，母胎进命死最为残酷。年二十三岁。

许明取住北乡^音筓山许家老屋。明取被日兵来村枪伤而死，长女名大引，年十七，携其幼妹六岁逃避，敌兵又追之，自度不免，遂与妹投古埭^音塘水而死。又同里余炳南妻蒋氏，年五十岁，被敌兵

逼之欲行无礼，蒋氏不从，乘间脱出投水自尽，九月十七日事。

廖三妻李氏住官庄三里街后，年四十岁，敌兵至，廖三奔避求雨顶后山后，适游击队与敌接火，不胜而遁，敌兵见诸难民在山后连枪毙三人，廖三乘势滚入壕中，敌再枪之未中，讹传廖三已死，李氏遂投塘自尽，家极贫，生子才七月亦被庖死。

陈黄氏住黄门坂二甲，年二十七岁。有一日，日兵闯至将行无礼，黄氏乃乘间投门旁水塘中，日兵复拾土块掷之，头破身没竟死，一子尚幼后亦庖死，里人至今怜之。

☆

☆

☆

抗战时期桐怀潜边区一瞥

余 生

在桐城、怀宁、潜山三县交界地区有两座小乡镇，这就是桐城县所辖的青草_圩镇与怀宁县所辖的集贤岭镇，两镇街道只隔一条干沙河，紧紧联接在一起，犹如双珠联璧。外地过往的不知内情的客商，总以为这只是一个乡镇。其实它们是两县两镇，行政、赋税等有关事项都是各有所属。虽然如此，但人们总是把这两个连在一起的小镇笼统地称之为青草。

在抗战以前，青草_圩是微不足道的乡村小镇，抗战以后，它的地位和作用则发生较大变化。一时官来绅往，商贾云集，呈现出畸形的繁荣，也引起日军对它的注意。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为了强化政治统治和军事上的需要，于一九四三年将原属桐城县的青草_圩区署改为“桐怀潜边区区署”，三县两镇交界的乡保隶属关系虽然不

变，但在治安方面，却归边区区署统一指挥。

抗战时期，桂系军驻大别山，青草塆便是桂系在大别山的前卫，它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笔者流亡该镇七载，日军之残酷暴行，桂系军队之抗战内幕，当地民众所受兵祸之苦辛，所见所闻不少，现简述梗概，提供史学部门参考。

日 军 的 暴 行

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安庆沦陷后，日军同时侵占青草塆，驻有日军一百余人。时镇上居民逃避一空，多住在离镇十余里以外的村庄。

日军每天清早五、七成群到乡下捉鸡打猪，遇到妇女就地轮奸，有的在奸淫后还惨遭杀害。曾有人发现离青草塆十五里姚家塆的交叉路口处，两棵大树上吊着两具赤身露体的女尸，肚子被剖开，血肉横飞，惨不忍睹。被日本兵抓去做苦力的人说，青草塆河埂脚下，经常发现尸体，街头巷尾，也常常看见死尸。镇上商店同住户的大门和家俱，尽被当柴烧了，居民的墙壁全被互相打通。每到深夜，常听到断续枪声，镇子周围的老幼妇女，都不敢在家中睡觉，只得在野外田埂上或大树下露宿。若发现远处有电筒光，大家就静悄悄到事先准备好的隐蔽地方躲藏起来。一个多月后，日军退出青草塆，镇上居民才渐渐归来。这时大街小巷，垃圾成堆，遍地鸡、猪残骨，满街苍蝇乱飞，一股腥臭气味，令人作呕。家家倒墙破壁，屎尿满地，整个市镇被洗劫一空。阴暗的屋角里，冷静小巷里，圩埂边，大树下，数十具男女死尸，已腐得面目模糊。

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间，一天上午，突然从安庆方向飞来敌机三架，盘旋在青草塆上空。忽然一声爆炸，两颗燃烧弹投在青草塆中街老当铺内。只见一股黑烟夹着红光，火焰冲上半空，几十间瓦